

艾灸源流说

高志平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 100101)

摘要: 从自然认知视角,提出原始艾灸一说。原始艾灸基于古人对自然、艾草、生命、疾病之文化特性的独特认知,为巫、医、道所共有,是早期自然哲学思想指导下神秘现象与神奇力量完美结合的实证;伴随劳动实践的用火行为则助推了原始艾灸的推广普及;其后,原始艾灸与传统医学在人体生理、病理、药理等方面交互融合,并在技术操作上借鉴针砭之术相融互通而为用,从而蜕变为疗疾之术即后世的中医艾灸。原始艾灸的出现早于医疗用灸,用火早于用药。研究艾灸的发展与创新首当认知和理解其所蕴藏的深刻内涵,在思维格局、技术手段、方法工具等多方面吸收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精华,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关键词: 艾灸; 原始艾灸; 艾叶; 阴阳; 巫医; 道教

中图分类号: R245.81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7.01.004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xibustion

GAO Zhiping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original moxa-moxibus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ural cognition. Based on the ancient unique views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traits of Nature, Asiatic wormwood, lives and diseases, original moxa-moxibustion was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mysterious phenomena with magical strength guided by ancient natural philosophy, and was shared with sorcery, medicine and Taoism. Then the use of fire accompanied by labor practice pushed the popularization of original moxa-moxibustion which transformed into moxa-moxibustion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fter integrating with traditional medicines on human physiology, pathology and pharmacology, and learning from the technique of stone needles. Original moxa-moxibustion was earlier than moxibustion therapy, because use of fire was earlier than use of medicine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moxibustion need deep understanding its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study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technology on thinking, techniques, methods and tools.

Keywords: moxibustion; original moxa-moxibustion; Artemisia argyi; yin and yang; medicine man; Taoism

艾灸与中药、针刺并列为中医三大疗法,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近代以来,艾灸的发展停滞不前,理论与技术创新力度不足^[1],已极大落后于针药的发展。其原因很多,但对艾灸深刻认知的不足是最重要成因之一。受历史观的影响,传统上普遍认为灸法起源于人类用火的经验,无意识的烤火体验被人们有意识地保留下来,成为原始人类抵抗

疾病的方法,即火疗与原始灸法,之后艾叶因其“易得、易点火、易燃烧、燃烧温度高、燃烧稳定”等特点而有幸中选^[2],主动寻找艾叶作为灸法的材料,由汉族先民发明,并逐渐传播到周边各少数民族^[3]。很显然,这种独选艾草有目的地以艾施灸行为基本上是基于现代人“灸早于艾”认知基础上的解释性研究,恐其未必符合古意。

高志平,男,副主任医师

其实,对艾与灸的认知以及有目的地应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其中尚有很多节点和疑点需要多途径探索揭秘,需要更多有说服力的证据将其解开。从自然认知入手,提出中医艾灸是在已有漫长认知和实践积累的原始艾灸基础上发展流变而来,希望抛砖引玉,加强针灸理论研究,更好为中医发展创新服务。

1 原始艾灸之起源

1.1 火种开源

火及其利用是人类文明的肇始,是物种进化的重要标志。火之所以神圣,是因为最先被中国古人认知的火并非我们当下使用的火,而是天火。天火可遇而不可得,远古获取天火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则是具有沟通阴阳功能、属性的媒介。因而人们对艾草“燃而不旺火,燃而不自灭”阴燃特性的最初认知,便决定了其阴阳交连之物的特殊地位,被用于获取天火并保留火种。汉代高诱注解《淮南子》“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为“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引取天火的媒介除了艾草以外,在相关历史资料中未有其他代替物的记载。贯穿历代灸法用火的史料,灸火的火源以引取天火也就是太阳之火为上选^[4]。这点在以灸法为主的《黄帝虾蟆经》中“太上阳燧之火以为灸”也可得到印证。艾草的这一重要功用属性使其具备了天地阴阳交变产物可以通天、蓄天之精认知的感性基础,也是其特殊身份认知的基本前提。据此可以推衍古人认知:艾草能蕴蓄天之精,为阳中之阴;其又是地之神草,当属阴中之阳。其所蓄天之精,有若人之元精,乃元阴元阳之根也,这当可认为是后世纯阳之说的源头。也与太阳天火的纯阳属性相对接,成为后世“以阳养阳”思想的发端。随着火种的获取和保存,人类由无目的用火逐渐向有目的用火过渡,由早期对火的崇拜、神化逐渐走向了实用化,其间人类目的性和思想行为化的借势思想始终贯穿其中。这种早期自然哲学思想指导下神秘现象与神奇力量完美结合的具体应用,当是“独取艾草”的原始艾灸产生的认知本源和基础。

1.2 文字探源

汉字是古人认知意象表达的重要手段之一,《说文解字》释“艾”为“冰台也。从艸乂声”。从文字所表达的意象看,“艸”表示其类属于植物的类别属性,而“乂”则为其意象符号。“乂”的甲骨文、小篆分别为“𠄎、𠄎”,《说文》释义为“芟艸也。从丿从乂,相交。”后多释“芟”义,然亦有认为其义当重在

“相交”,如林义光《文源》言“按相交非芟艸之义”,似更为妥切。生命万物本于阴阳相交,而阴阳交则变化生,阴阳交是产生一切变化的根源,这是古人对生命本源的意象认知,也是阴阳卜易等理论的重要基础。阴阳有其各自的属性和自身规律,但阴阳交变时则规律遇到规律,变化遇到变化,就能衍生出新规及变化而生万象。爻是义的叠加,《说文解字》释为“交也”,其义与乂相近,故也可将乂看做是爻产生的基础,变化的开端,而爻在义的基础上则更加复杂多变。此即一生二则有阴阳,二生三则为裂变,三生万物则属变异。“艾”字简捷而准确地反映出了古人对艾草孳联天地阴阳之功用和本质属性的认知意象。灸是一个独义专属用字,专义指代名词,并无其他解释。久为灸的古字,有多种释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称“伦按久乃𠄎形之譌,𠄎即十四篇之己字,为踞蹠之初文”^[5]。其似人下跪的形象,故可有小人、罪人、邪魔、祭祀品等多重含义在内,与火相连可看做是古人的用火仪式和用火的重要目的之一。驱邪降魔、祛除不详、得天护佑则可“长久”,才引申出了后世“久”的主要含义。故灸字本身表达的是有邪、有恙出现,需以天火除之而后快的具有仪式感的意象。艾主要表达的是工具和手段,而灸则侧重于说明过程和目的。

1.3 巫祀寻源

巫师是人类文明进程及医学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角色,古时巫师多兼有祀官和医官的多重职能,其在占卜、祭祀敬天过程中,因近天、通天的需要而成为掌控火源和最善于用火之人,也是在此过程中,极有可能是其最早赋予作为火种的艾草以驱邪、辟邪的功能。正是古时巫师的多重身份,使其将艾草与火叠加使用,并最先将其有目的地实用化,进而演变为针对疾病缘由的特定医疗方式,创造出了原始艾灸的雏形。《说苑》载上古巫医“俞柎之为医也,搦脑髓,束育莫,炊灼九窍而定经络,死人复为生人”,其中的炊灼技术当与原始艾灸之术相通。载有大量巫术疗法的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也有使用艾灸治疗癰疽、痔病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巫师的行为开创了原始艾灸之术用于疗疾的先河。艾灸当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从巫到医漫长演变历史过程中最明确、最直接、最有力的见证者。以艾草特性为核心的用火之术,伴随古代文化和方术演变,与巫师一道贯穿于巫、医、道一门三界。道教典籍中也保留了诸多识艾用灸的记述。回溯古今民间应用艾草的诸多习俗,多可窥见巫祀的遗痕。

据考源于蒙古族萨满的“蒙医乌拉灸术”最初即被认为是使用火的力量进行驱魔的巫术;赫哲族萨满则保存了名为“蒿草卜”的原始占卜方法^[6]。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卜筮者仍沿用远古之法,以艾绒捻成圆柱状或豆粒状成椎形,置于羊胛骨的无脊面,持火绳绕骨数圈点燃并观察骨面裂纹以推测吉凶^[7]。这同《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相关记载如出一辙^[8]。至今甘肃天水伏羲庙仍遗存有元宵节用艾草点灸纸人对应部位以祛病疗疾的风俗^[9]。我国民间及日本、韩国等地也均有端午节挂艾的习俗,用以祛病、驱毒、辟邪^[10]。

1.4 劳动拓源

不可否认,普通民众的用火历史以及伴随劳动实践等有目的的驱寒止痛行为,在艾灸的产生和使用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传播作用,尤其在普及认知和广泛使用的过程中作用非常巨大,以往论述颇多,不再赘言。这种切身的、直观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即刻拉近了理念与现实的距离,更快地揭开了艾与灸的神秘面纱,使其快速地走下了神坛,成为贯穿社会各阶层、最接地气、最不寻常的寻常之术。但由于历史观的影响,在以往的认知中多将劳动行为及劳动者的感性认知过度放大,殊不知缺少理性推衍的直观感性认知,其提升空间是相对狭小且缓慢的。这或许就是近代以来艾灸认知及应用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2 中医艾灸之流变

2.1 医学蜕变

纵观中医发展史,无论是理论思想,还是技法手段,都是一个兼收并蓄、包容整合、逐渐充实的过程。原始艾灸与中医一脉相承,皆从阴阳五行之道,其理相通、相近,在整合过程中,中医借鉴其理,但更看重其术。原始艾灸也在融合过程中逐渐摆脱巫祀的深刻影响,从极少数人掌控的半巫半医之术,真正蜕变为医人之术。随着医理的不断渗透融入,认知视角发生重大变化,实现了由巫向医的艰难蜕变,从而诞生了后世所说、真正意义的中医艾灸。尤其是中医气血经络脏腑和辨证论治理论的整合融入,使原始艾灸在理法的层面有了更适宜其发展的新内涵,也拓展出了其发展的新外延空间,使其更为系统化、体系化和规律化。在治疗层面,灸法也从局部对症治疗扩展延伸到远端气血循经的辨证治疗,进而从巫医合体之术进入医术行列,真正融入并成为中医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后世医家也在其应用中不断受到启发,使其功用目的性更为明确,将用灸目

的的着眼点发展为疗疾治病,明确了灸以通阳的基础目的特征,而疗疾则逐渐上升为最被重视的目的,促使其从自然哲学演化为自然科学。但今天我们反观历史,疗疾不应被作为用灸的唯一目的而使其局限。

2.2 药性嬗变

随着药理学认识的深入,众多动植物均从药理学角度被赋予药性之四气五味,并明晰了药用部位,对艾草尤其是艾叶的药用认知,当在用灸用艾之后,也出现了药用的艾叶,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故《神农本草经》载“白蒿”而无“艾”,其后的《名医别录》才收录了药用艾叶的性味功用。后世医家多重药用艾叶,将药艾与艾草融合,并从药性的角度审视和阐发艾灸功用属性。药物属性功效的认知,丰富、发展了灸的目的性,使其靶向更明确,更好地融入中医理论和治法之中,成为中医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随着药用艾叶与艾草的混淆混用,艾草发生了药性的嬗变同化,使得原始艾灸的印迹和记忆被逐渐殄灭,这是艾灸发展进程中的幸事,也是莫大的悲哀。有鉴于此,我们更需要在认识艾灸时关注其与中医其他诸多外治手段,在出发点、来源、指导思想上所存在的较大差异。

2.3 针法衍变

中医艾灸在其后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因其治疗思路 and 手段方法与针砭之术有相通之处,故将其与针砭并列,借鉴并融合针理、针术,将局部点、穴的意义深化,进而发现并融入中医经络学说体系,成为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扶正祛邪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与针法、针术的借鉴磨合中,中医艾灸不仅在施术手段和具体细节方面更为丰富多样,而且逐渐形成了后世针与灸互补共存的基本认知和定位,如“针所不为,灸之所宜”(《灵枢·官针》)“灸则起阴通阳,针则行营引卫”(《中藏经》)“以针行气,以灸散郁”(《针灸大成》)等,并被后人总结为“阳证宜针,阴证宜灸;针刺偏于清泻,艾灸偏于温补”。此外,在与针法针术相融互通中,中医艾灸的选穴、配伍、手法、得气、守气、传感、灸量、灸感、补泻、留置、禁忌、适宜病症等,也渐趋完善并形成规范化操作体系。

3 结论与启示

原始艾灸之术缘起于中国古人对自然、天火、艾草,以及疾病的独特认知,是由古人特定的仪式感意象嬗变而来,是中国文化符号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为巫、医、道共有。

艾与灸的原配属性决定了原始艾灸的独立缘

起,用火早于用药。从起源上看,原始艾灸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与医学理论和实践相互交融、借鉴互参,经衍变、交融、发展、整合,而成为后世的中医艾灸,并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意义讲我们今天使用的是发展之后的中医艾灸,而非原始艾灸。

从艾灸源流可以看出,中医因兼收并蓄,才使得艾灸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艾灸要发展,也要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和胆量,从认知和技法等多个层面发散思维,更多地、有机地吸纳现代科技及其他领域、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我所用。

艾灸的出现有其独特的哲学文化根源和独特的时代背景,后人很难简单机械地复制,可遇不可求。艾灸阴燃属性、阴阳交、温通特性等,都应是在围绕艾的开发利用时认真考虑的,其不同产地、季节(时节)、品种等也可考量在内。艾草之外的其他植物如蒲草、蓍草等含有古人意象符号的神木、神草,首当在考虑之列。

艾灸的本义在于借势温阳蓄精,灸乃一大创新,其用于盛夏,仅用药并借助自然天火之力,而未用明火,是中医用灸的创新突破,其功不可没^[11]。艾灸的研究与创新,离不开中医,但又不能局限于中医,应在艾灸产生的文化土壤和渊源上,从古代自然哲学和道家文化中吸收更多养分,进一步丰富自身。

参考文献:

- [1] 吴焕淦,马晓芃,刘慧荣,等. 灸法的传承与创新——973 计划灸法项目概览 [N]. 上海中医药报, 2013 - 11 - 01 (5).
- [2] 洪宗国. 艾灸溯源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 33(4): 47 - 51.
- [3] 洪宗国. 中医灸法选择艾叶作为灸材的机理研究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5, 34(1): 47 - 51.
- [4] 李建民. 艾火与天火——灸疗法诞生之谜 [J]. 自然科学史研究, 2002, 21(4): 320 - 331.
- [5] 马叙伦.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卷十 [M]. 影印版.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110.
- [6] 袁婷, 王振国. 文化区系视野下的中医“艾灸”疗法起源新探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5, 17(10): 1997 - 2001.
- [7] 林声. 记彝、羌、纳西族的“羊骨卜” [J]. 考古, 1963 (3): 164.
- [8] 赵小明. 略论西夏的占卜信仰 [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39(4): 102 - 108.
- [9] 余粮才. 神圣时空下伏羲庙灸百病习俗的人类学阐释 [J]. 西北民族研究, 2013, 34(4): 64.
- [10] 孙建, 丁晓蕾, 李群. 中日韩艾草利用比较研究 [J]. 中国农史, 2015, 34(5): 131 - 141.
- [11] 高志平. “冬病夏治”论析 [J]. 中国针灸, 2014, 34(4): 401 - 404.

(收稿日期: 2016-09-12)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荣获“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称号

2016 年 10 月 26 日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发布《关于公布 2016 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百佳·优秀科技期刊入选名单的通知》,按照 2016 年度中国高校杰出·百佳·优秀科技期刊遴选方案,经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议审定,共选出中国高校杰出科技期刊 20 种(其中英文科技期刊 10 种)、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 104 种、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 254 种。《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被评为中国高校百佳科技期刊。

遴选过程包括编辑出版质量和学术指标量化评估,最终还须参加政治、编辑出版质量复审。编辑出版质量遴选,在差错率低于万分之三的前提下,统一利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中文核心期刊、2015 年版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等有关全文数据库、检索数据库和评价机构的评价成果进行遴选。学术指标量化评估主要考查期刊荣誉、期刊传播与利用、期刊国际影响力 3 个方面。

遴选要求高校百佳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编辑出版质量要属上乘,在国内科技期刊界要居于领先地位,要得到高校内外学术界认可,要经得起高校内外期刊编辑同行的检验。这次遴选更加重视期刊的学术质量,注意国内外期刊评价研究的新进展,强调高校科技期刊与其他期刊的共性。从评比结果看,《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在国内各类期刊中各种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对于这些成绩,我们要认真总结,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以回报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的广大读者、作者。